

几个上好釉料待烧的圆腹罐摆放在木板上,罐身写着“青花釉里红”。负责烧窑的“把桩师傅”胡家旺,和许许多多景德镇人都在翘首切盼一个消息。此时,距离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召开,还有三天时间。

从素面泥坯到“颜如玉”瓷器

胡家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把桩师傅”的他,即将在浮梁县一座柴窑龚华窑,负责烧一窑瓷器。为写好正在创作的小说,电话联系得知这一情况,我马上便赶了过去。龚华窑位于浮梁县王港乡,在浮梁S205公路上。我一早从南昌驾车出发,近两个小时后才到达窑址。这时胡家旺带着满窑的师傅们已经忙碌了3个多小时,窑内装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很巧,遇到一个来自电影学院的学生团队在这里拍摄纪录片。他们已经跟访窑主龚华一年有余,拍摄了制瓷的多个环节。这次专为拍摄烧窑全过程而来。

穿过一处敞开式的陶瓷制作作坊区,砖砌的窑房就在眼前了。这是一座窑窑,又称蛋形窑,属于平焰式窑。整座窑房呈长方体,后部耸立一根高高的烟囱。在景德镇,高耸的烟囱标示了各个窑房的所在地。走进窑房,只见卧蛋形的窑体占据了大半空间。窑前的空地上,一边堆满了砍成手臂长短的柴垛,有一米多高;另一边靠墙的,是累叠成柱的匣钵。还有待烧的、上好釉的素坯,如杯、盘、碗、瓶、罐,摆放在木板或地上。师傅们在胡家旺的指导下,正将素坯装入匣钵,再搬进窑内。每种窑还在窑内应该摆放在什么位置,胡家旺心里已有清晰的分布图。他淡定地将手中的拐杖指一指,点一点,素坯便按照不

■世遗走笔

同的器型、不同的施釉种类,被有序地安放进窑中。未来火焰游走的火路,也在这布局中悄然成形。这将决定一窑瓷器的烧成率与烧成品质。对于我,现场的一切都陌生而新奇。我四处走动,拍摄师傅们装匣、满窑的过程,不懂的就问。窑房外,有一位师傅在搅拌泥浆,稍后封窑门时将用到它。而在陶瓷制作作坊区,一位师傅边听评书边利坯。每位师傅都不慌不忙,各安其位,神情松弛地忙着手中的活计。

匣钵柱体高耸向窑顶,从窑房深处慢慢往前移动。直到下午两点,匣钵柱终于摆放到了近窑口的位置。这里还将放置一排空匣钵,用来挡住窑口不稳定的烈火,并帮助形成窑内理想的火路。满窑完毕,一位年轻师傅开始砌窑门。胡家旺从旁指导两句,就退回到一把靠背椅上,与我们边烤火边聊天。窑房内安静下来,除了我们的絮语,就是年轻师傅用手机播放的一首流行歌曲。旋律舒缓,与他从容不迫砌窑门的节奏相匹配。太阳偏西,阳光从墙体上部的镂空窗格透进来,在地面铺出明暗交织的纹路。恰好一道光亮,落在八字形窑门一侧的龛内,那里有一尊关公像。

砌窑门的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待窑门慢慢成形,竟然像一张咧开大嘴、圆睁双目的兽面。胡家旺师傅告诉我,这是经过一代代烧窑师傅反复研究、实践而定下的窑门形状,方便点火、

加柴,可以迅速提升窑内的温度,也方便控温,有利于瓷器的烧成。中间的砖块是耐火砖,会被反复使用,经受一次又一次窑火的考验。至下午4点多,一切就绪。窑主手持一根点燃的线香,上前点燃鞭炮。红屑四溅,烈响震耳。烟雾腾腾四散,将众人的身影包裹在白白的浓雾中。雾气也漫进了窑房。众人走进窑房,窑主和胡家旺各持一根线香,并排站在关公像前,众人散立在他们身后。礼毕,胡家旺将一根点燃的木柴放进窑门。这里已堆好了木柴,上留“气口”。窑口顿时被一片红通通的火焰充满,木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燃烧的木香越来越浓,盖住了硝烟味儿,充满了整个窑房。

三位添柴的师傅已就位,每隔几分钟添一次柴。柴窑一般要烧五六十个小时,其间要不停地添柴,根据“温度曲线图”调节窑内温度。当夜,由三位师傅守窑,添柴观火。次日8点多,我赶到龚华窑。守窑有责,胡家旺凌晨5点多就到了窑房。趁他不忙的时候,我和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一起采访了他,听他聊了聊在建国瓷厂工作、一步步成长为“把桩师傅”的经历,也问了许多关于柴窑营造和烧窑方面的知识。柴窑停火后,需自然冷却两三天,再开窑门,以免温差过大,瓷器惊破。开窑是让人忐忑不安又满心期待的时刻。每一件瓷器在窑内的烧成情况难以确知,只有在出窑时方见分晓。这一窑的烧制情况不错。窑主曾

试制过两次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纹压手杯,这是第三次。这次的成品让他十分满意。历时一年多的三次试制过程,都被学生团队拍摄下来了。在今天的景德镇,柴窑不再是“主流”。许多小型、中型的气窑、电窑担负起烧制瓷器的重任。它们散布在工作室、景区和偏僻乡村,让一件件素坯历高温蜕变成“颜如玉”“声如磬”的瓷器……迈入机器时代,陶瓷工艺也在改进,由此带来陶瓷产业的不断创新。而今天的陶瓷市场除了传统类陶瓷,更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景观。当你走进景德镇的陶瓷市集时,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从过去到未来

“过去”沉隐于时间深处,后人无法亲历。对于景德镇的千百年历史,我只能于文字中寻觅,于文物间体味,于采访中远眺。景德镇的手工制瓷技艺在宋朝趋于成熟。在此后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其分工越来越细,传说有“七十二道工序”。一代代匠师,多专注于一道工序,一做就是一辈子。有的家族几代人接力制瓷,将其做到极致。一辈子的漫长历练,让这些师傅仅凭手感就能精准配料。只需一眼就能辨别原料的优劣,无需打稿就能在素白底子上描出纷繁的图案,只需一笔就能稳稳地画出笔直的线条,只需勾出“火照”查看一番就能判断窑内火情,只是眨几下眼的工夫就包装好了一长摞瓷



胡家旺

邓希平

佩琳及其作品《Uniting Us(连接我们)》

透过创意青花瓷片拍摄的景德镇龙珠阁 新华社记者 隋尚君 摄

陈赛杰及其“超级宝贝”系列作品

瓷韵流芳，世界和鸣

□章晨

当“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景德镇这座与世界对话的千年瓷都,又一次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坐标之上。两千年治陶、一千年官窑、六百年御窑、一百年陶瓷工业的窑火传承,生生不息——如同城市绵长的呼吸,一呼之间吐纳岁月积淀,一吸之际接纳四海来风。历史上的景德镇有着“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窑业盛况,今天的景德镇更是迎来了“宾朋四海来,瓷韵传天下”的盛世格局。这是属于景德镇独有的气度。正是在这里,千年瓷韵与现代艺术兼容并蓄。

行走在景德镇的街巷,有时能在老

弄堂的墙根发现零星老瓷片——一种厚重的历史底蕴扑面而来。陶溪川的创意市集人声喧腾,来自世界各地的逐梦人、陶瓷爱好者汇聚于此。陶瓷,成为一根坚韧又柔软的纽带,把不同国度、肤色、年龄、人生际遇的人联结在一起,在泥土与窑火之间,完成文明的相遇与心灵的共振。而这座城市开放、自信、包容、多元的氛围,总能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放下局促,勇敢追逐梦想。土耳其艺术家佩琳的故事,便是无数人篇章的其中一页。2023年,她以一名自由旅居陶艺家的身份来到景德镇追求陶艺梦想。异国的泥土、传承有序的制瓷技艺、底蕴深厚的千年瓷脉深深打动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洋景漂”。还记得2024年的夏天,佩琳火急火燎地拉着我坐下来切入主题说,他们8位土耳其艺术家第一次来景德镇创作,想在景漂之家办一场土耳其艺术家作品联展,希望我做他们的策展人。展出时间越长越好,媒体报道越多越好……诉求一大堆,我暗自想着,要能办成也是大好事。正当我思考着如何象征性收取策展费的时候,她接着说:“我们没有钱,但是就想办。”当时的我大脑飞速旋转:没有经费?不过,策展本身就是我工作的日常,我们可以自己出人出力出资源。因为我知道,为这8位土耳其青年搭建施展才干的舞台,就是在向世界展示千年瓷都的国际形象——让国际友人们通过切身感受,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互鉴·共融”——“+8JDZ”土耳其

艺术家作品邀请展在2024年11月正式开幕。开幕式当天,16个国家70余名“洋景漂”慕名而来,现场几百人把景漂之家塞得满满当当。“满满当当”的人气,让我感受到的更是“满满当当”的文化自信、“满满当当”的家国底气!开幕后,佩琳想着眼眶,激动地拉着我说:“我没想到展览能办得这么好,感谢你们!”一年多的旅居时光里,佩琳沉浸在瓷土、釉料、窑火之中,深深爱上这片土地与人。过完年再度回到景德镇时,她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经过不懈努力,她成功地被录取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一名短暂旅居的“洋景漂”,转变为在这里深耕研学的博士研究生,这于佩琳而言,是人生道路上一次重要的蜕变。她不再只是路过瓷都,而是真正把自己的理想扎根于此。与此同时,她还怀揣一份文化交流的心愿——延续“互鉴·共融”展览。去年10月,她找到我,说希望她能作为2026年“互鉴·共融”展览执行策展人,帮助联系各国艺术家。“互鉴·共融”系列展览,本就是为中外艺术家搭建的展示艺术、对话交流的公益舞台。我们期许它能够沉淀为持续性的文化品牌,让不同文明以瓷为媒在这里相遇,碰撞,彼此照亮。在我们共同的筹划推动之下,2026年5月18日,第四届“互鉴·共融”系列展览之“2026互鉴·共融——中外艺术家手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在景德镇启幕。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中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印度等15个国家的艺术家的作品。开幕当日,中外艺

术家、陶瓷爱好者齐聚一堂,不同的语言交织,一样的热爱相通。从2024年土耳其艺术家专题联展,到2026年汇聚15国117名创作者的综合大展,佩琳从单纯的陶瓷艺术实践者,成长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景德镇这片陶瓷沃土滋养了我、成就了我,我也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回馈这片土地。”佩琳颇为动容地对我说,她受到这片土地与身边人的启发,渴望成为一名文化传播者,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如果说佩琳跨越山海而来,代表着景德镇面向世界的开放包容;那么陈赛杰,则是千万国内“景漂”群体鲜活的缩影。他怀揣一腔热忱奔赴瓷都,把生活与时代的感悟融入自己的陶瓷创作之中。和许多异乡追梦的青年一样,陈赛杰告别家乡,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艺专业,毕业后自主创业,成了一名“景漂”。终日与瓷土为伴,他偏爱纯粹的手捏成型,不依赖模具。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的“超级宝贝”系列。这一系列创作的灵感,源自他的儿子庚庚。孩子既是他生活里的宝贝,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伙伴。他常说:“我的创作都是从庚庚身上得来灵感。‘超级宝贝’系列,也跟我的孩子一同在成长。”一件件手捏的小塑像,造型稚嫩可爱,神态吉祥喜乐,色彩靓丽丰富。“向日葵宝贝”阳光可爱,“游泳宝贝”俏皮活泼,“叨叨宝贝”天真烂漫……他的作品源于生活最朴素、最真切感受,鲜活生动,雅俗共赏。无论什么身份的观者,站在这些作品面前,都能感受

到扑面而来的喜庆、阳光与质朴。艺术的脚步不会止步于此。在长久的创作沉淀之后,陈赛杰慢慢向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处扎根。他把目光投向民俗文化,创作出“超级宝贝”系列下的醒狮、舞龙灯系列主题作品。传统民俗的意象,经由当代的审美重构,色彩鲜亮奔放、造型天真稚拙。古老的民俗精神被赋予年轻而时尚的表达。还记得多年前我们聊到人生目标时,他最初的心愿十分简单:踏踏实实做一名手艺人,有可能的话,也努力成为一名艺术家。可在景德镇这片人与人彼此照亮的土地上,他看见一代又一代陶瓷人的成长,也在朝夕相处之中受到感召。记得去年在湖田瓷社的工作室,他忽然放下手上的陶艺刀,对我吐露肺腑之言:“章老师,非常感谢你一路以来的帮扶和托举。我本只想当一个做陶瓷的手艺人,能赚钱养家、安稳在景德镇扎根就是我的最大梦想。但是,看着你那么多年的努力,感受到你的热爱带给大家前进的力量,我越来越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成为大家的托举者、引领者。我也想像你一样,成为陶瓷文化的传承者和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者。我希望未来能够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茁壮成长。”这番话,恰恰道出景德镇青年“传帮带”的力量。这座城市的传承,不只是技艺在手上的接续,更是精神

的旧事。她大学毕业,辗转坐船、长途车,历时两天到达位于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她回忆着第一次上操作台做平行样品试验、最初被分配进颜色釉组的心情和认识各种釉料的艰难过程。当然,还有她初到建国瓷厂,遇到手工制坯转机器制坯,满窑钧红花瓶碎裂的重大事故,是她想办法将难题破解的往事……半生所历,浓缩在几小时的讲述中。原本进颜色釉组时不情不愿的邓希平,渐渐爱上了高温颜色釉,在这个领域坚持下来,最终成了“高温颜色釉女王”。

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都映现着时代的变迁。坐在一位位非遗传承人面前,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要写出景德镇“活态”的现实,写出“现在进行时”的景德镇。我既要写出细节饱满、生动、鲜活的景德镇,也要写出富有历史感的景德镇,让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来处,看到一代代传承者一路走来的不易。这样,这里的世界遗产才能得到更多人的珍视,吸引更多成为新一代保护者、传承者。

7月25日中午,我坐在从杭州回南昌的火车上时,收到一位朋友转来的新华社消息《祝贺!中国再添一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赶紧告诉了身边的出版社编辑。

消息令人振奋。就在前一天,我创作的《日光窑 月光瓷》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首发。这是一本“以童心书写千年瓷都”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入选了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正是这本书让我与景德镇这座城市结下亲缘。从准备到创作完成历时一年余,作品经过四度修改。那些走进景德镇现场亲历的场景、“毛茸茸”的生命感受、意味深长的时刻,此刻都成了我珍贵的生命记忆。

回望过去,千年瓷脉聚集了无数匠人。他们从全国各处汇聚昌江之畔,不问出处,凭手艺立足,淬炼出行销世界的精美陶瓷。千百年流转,这份传承创新的工匠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完整延续至今。古时八方匠人,化作今日的“景漂”与“洋景漂”,共同映照出千年瓷都薪火相传、美美与共的文化品格。无数如佩琳、陈赛杰一样的创作者,在这里相遇相知,同频共振。当泥土与窑火没有国界,文化自有生生不息的和鸣。

窑火依旧日夜呼吸。老窑址静卧大地,新的故事仍在作坊、展厅、市集之中不断发生。如今的景德镇与世界文化遗产紧密相连,这张世界级的亮丽名片会让很多人把目光投向御窑遗址、古作坊这些珍贵的物质遗存。可景德镇之所以区别于诸多世界遗产地,核心在于它是一座活态的遗产城市。这里的陶瓷产业在活化传承,在创新中不断发展。遗址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美好见证,而一代代活生生、奋斗不息的人,才是遗产跳动不息的脉搏。

像佩琳、陈赛杰这样的逐梦人的故事还有很多。一个个怀揣热爱的人从四面八方来此相逢。瓷韵流芳,世界和鸣。这是属于景德镇的故事,也是属于世界的故事。